

張愛玲筆下的動物意象 — 以《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白蠶為例

B07611039 郭宇杰

張愛玲對於其選用的意象往往精準且生動，並能夠帶領讀者不僅只是讀到文字，同時也能看到畫面、聽見聲音、觸摸到質地等等。意象的選用多是對故事中真的出現的事物所進行的描摹，以下我將以《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使用白蠶的意象描寫烟鵬為例，說明與分析張愛玲為何選用此動物來描寫人物，其如何經營此意象，以及此意象背後可能的延伸含義。

自孟烟鵬出現於文中，張愛玲便不斷地透過各種方法來描寫她的「白」：「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籠統的白」、「像病院裏的白屏風」、「她臉上像拉上了一層白的膜」，無時無刻不在刻畫、鋪陳孟烟鵬的白，同時也不斷將孟烟鵬的白烙印於讀者的心中。孟烟鵬的白並不是如天使般純潔，抑或是如天神般神聖的白，而是一種單薄、普通、遲鈍，且過於稚氣的白。這種白是貶義的，且相對於用來描寫玫瑰與嬌蕊兩者「紅」的形象的鋪陳，這種對於白的不屑以及毫無特色的角色描寫更加深了孟烟鵬的差。因此，張愛玲透過不斷描寫孟烟鵬的白以及加深孟烟鵬的壞，將孟烟鵬壓縮成白蠶——一個臃腫、懶散的意象。孟烟鵬的形象於此便完全定型，透過對於白蠶意象的描寫，如「睡袴臃腫地堆在腳面上，中間露出長長一截白蠶似的身軀。」、「只覺得在家常中有一種污穢，像下雨天頭髮窠裏的感覺，稀濕的，發出蓊郁的人氣。」我們彷彿可以見到一個批頭散髮、膚色白得彷彿透明，身穿過於寬鬆白睡衣的女人彎著腰、提著那過長的睡袴，站在我們眼前；彷彿可以見到其雪白的肚子時而鼓起時而縮進，如白蠶般的蠕動、蜷縮；彷彿可以聞到孟烟鵬身上散發出一種有著濃稠濕氣的異味，更可以深刻感受到振保對於烟鵬的種種不悅。

而這種使用動物意象貶低、壓縮女性角色的手法，正是一種父權意識的顯現。同是偷情人，同是逐漸失去對於家庭感情者，振保即是如天一般的存在，得以認為其朋友全都不喜歡烟鵬，得以干涉烟鵬對於其生活的任何抱怨與批評，這點在於當振保聽見烟鵬向家中的老媽子與其女兒慧英訴願時的反應便能得知一二；而烟鵬僅能受怨，因而得了便秘症，使其外貌日益憔悴，愈來愈像白蠶令人厭惡的外表。甚至在烟鵬與裁縫師偷情被抓包後，仍只能單方面被振保批評，認為她是個下賤東西，只能透過找個比她更下賤的東西來安慰自己。而振保不僅不收斂嫖妓行為，反而日益大膽，甚而對烟鵬產生了攻擊性的行為。在振保眼裡，他無法破壞自己苦心經營的人生，無法摧毀自己在脫離嬌蕊後所經營的家，卻能夠將一名活生生的女子視為一隻蠕動的白蠶，恣意踐踏、視其為自身財產，雖然自己不愛她，也待烟鵬不壞，但她的偷情便是一種下賤的行為，而自個的偷情則是基於自己的選擇。相較於玫瑰與嬌蕊如此鮮豔動人的紅，烟鵬的白更顯現了她的被動性，此種透過動物意象闡述父權意識以及男女之間權力不平等之表現，我想也是張愛玲於此處選擇以白蠶描寫烟鵬的原因之一。

此外，我認為張愛玲於此處選用白蠶，而非其他動物，除了其外貌的原因外，也與蠶本身所帶有的意象有關。儘管烟鵬愚鈍、被動、冷漠的形象透過張愛玲的描寫與白蠶的外表相似，但「蠶」字本身即與女子的生活與情感緊密結合，自古女子常於家中編織蠶絲，而「蠶」與「纏」之諧音關聯交織起女子的閨情與閨怨，我想也可以作為張愛玲於本文中使用的白蠶作為動物意象描寫的另一思考方向。

張愛玲以豔麗的文字鋪張男女之間的感情糾葛，透過各種描寫交織成不同的意象，使讀者更加身歷其境。藉由甚富巧思的動物意象與細膩的觀察與描摹技巧，導引讀者擁有更加嵌合的感官與心境體驗，於《紅玫瑰與白玫瑰》一文中的釋例，我們得以清晰地了解張愛玲如何經營意象，並藉其獲得更活性化的閱讀體驗。